

# 玉米田之死

平 路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郭枫主编·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



小说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玉米田之死

平 路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郭枫主编·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

小说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责任编辑：彭沁阳 白崇义

封面设计：柳 泉

玉米田之死

Yumitian Zhi Si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03,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1}{2}$  插页3

1992年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700

---

ISBN 7-02-001338-4/I·1225 定价5.45元



作者近照

但，畢竟是習作……，其目的仍在成就未來的「那位小說作者」，而那位屬於未來的作者於寫作的路途上要有所跨越，關鍵或許在找到一套圓融的形式（或者說技巧、符碼、文字的排比、語言的多重功能……）能夠將變句裡的中國人的時代的、背景的分層層層糾葛巧妙地表現出來。海峽兩岸以及域外，許多以小說為志業的中文寫作者，是否也正這樣的心願下作各種形態的龜兔賽跑？

若自己始終不肯放棄小島龜的大志向，換句話說，就是無懈的努力、一味抱着樂觀——又童騷的希望，而在密切的注視下未來的那位小說作者居然誕生，那麼，這五篇小說便都有它們儘管屬於習作，却在脈絡綢繆中自行顯現的意義。如果歷史竟是薄倖地走過我們，而眼前這個充滿了新的時代中獨一無二的錯失了小說的可能，那麼，這五篇作品將以其所含蘊的共同的訊息一致：我們，讀者與作者，終是

作者手迹

#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序

郭 枫

台湾当代文学，近年来在大陆的传播和研究，日益热烈。犹如江河汹涌，波涛澎湃，亟须予以应有的正视，使其于自由奔流之际作合理的进展。对于此一问题，作为一位台湾作家，一个民族文学的信仰者，深深觉得应该献出一份心力，编选一套文学选集，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台湾当代名家作品，让大陆文学朋友们品评。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于焉诞生。

具体而微介绍台湾当代文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编印的目标之一。

在四十多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台湾社会已演变成复杂的资本社会，台湾文学也演变成流派分歧的多元文学。如此，要全面了解台湾文学，实非一蹴可就。从这套选集作一斑鉴赏，来窥探台湾当代文学的全豹风采，在时间上，是合乎经济效益的。

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

第一、选取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文学创作如果缺少表现的技巧，即使拥有良好的题材和情思，只是机械的文字方程，也创造不出美的境界。我们认为：高级的艺术品质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条件，执此以为衡文的准绳，应可得到公允。当然，我们并不轻忽作品的内容与主题，却也不求其哲学观念的齐一。凡是不违背民族文学精神的作品，不污染良善心灵的作品，都会受到我们的尊重，同样可以在这块园地里，粲然绽开。

第二、展示不同流派代表性作品——在台湾文坛上，世界前卫潮流与中国本有文化，相激相荡，产生了姿态迥异的各种文学流派：从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则后现代艺术，魔幻手法，超现实主义，……林林总总，斗妍争奇。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实验、变化、沉淀，证明现实的民族的文学，据有台湾当代文学最高的位置。不过，我们在编选作品时，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不执一义，不拘一家，让新潮作品，在全套书中占有适当分量。我们希望读者能接触到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品，对当代台湾文学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 三

彰显严肃文学来映照流行文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编印的目标之二。

严肃文学与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分野，既在于主题意向的高尚和卑下不同，也在于表现手法的精细和粗糙的不同。二者根本的区别，是怎样写的问题，而非写什么的问题。

严肃文学，梦寐以求的是：创造艺术的美，张扬人性的善。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台湾的严肃文学作家，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现实，写进精心构造的作品中，让崇高的人生理念，从作品中具象地呈露出来，完成文学的神奇创造。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者本身没有什么人生理念，终日与时间赛跑，大量制造速食作品；这些作品，适合趣味较低而消化不良的读者胃口，作者所寻求的虚名和实利，由此而兼得了。

试以作品的两性题材为例：两性问题，原是人生基本问题之一，两性之间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当然可以作为写作题材。严肃文学作家，在写作性的活动时，主要从性的复杂变化中，挖掘出人格扭曲的原本因素，暴露不义社会的现实背景，以哀矜勿喜的态度，给读者深刻的启示。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家，关心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之外的收获。作品写性，无关乎艺术或意义，仅着力描述性爱场景，以挑逗读者引起官能刺激，如此而已！

文学不必勉强地负担道德使命，作家无须扮演救世主角色。不过，具有真情热爱的作家，天性浑厚，胸怀悲悯，其作品自然而然地会把人类文化向上演进的特征彰显出来。我们以严肃文学为这套选集的取材标准，要借其清澈明亮的镜子，映照出那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原貌。

#### 四

台湾成群结队的流行文学作家，经过严酷的商业竞争和训练，善于揣度各类读者的心理需求，编造形形色色虚幻浮夸的作品：或高举现代旗帜，或妄谈哲理玄学，或标榜异国

情调，或造作典雅、附庸风月；等而下之，则瞎拉胡扯，说鬼讲狐，描述畸恋，刻画情欲，……总体的倾向是，让人从现实中把目光转移，沉沦到非现实的一片渺茫。

庸俗的流行文学，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是时代发展的过度现象。可是，从这方面看：严肃文学遭其浸蚀而消沉或矮化，年轻心灵接受感染在冷漠的空想中悬浮。因此，在台湾流行文学泛滥于大陆书刊市场之际，刊印台湾严肃文学，具有积极意义。

这套选集，内容包括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门类，择精拮华，选取台湾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每家一集，初步规划编选二十五集。当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时，马上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方面的赞同，愿由该社出版。

编选工作，得到作家们热情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黎之先生与李昕先生等倾力支持，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的同仁们协同合作。谨此一并致谢。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于台北

# 目 录

---

|              |     |
|--------------|-----|
| 玉米田之死.....   | 1   |
| 椿哥.....      | 24  |
| 大西洋城.....    | 114 |
| 手指.....      | 138 |
| 在巨星的年代里..... | 141 |
| 午梦五阙.....    | 177 |
| 红尘五注.....    | 182 |
| 五印封缄.....    | 189 |
| 郝大师传奇.....   | 212 |
| 爱情二重奏.....   | 238 |
| 老板.....      | 245 |
| 台湾奇迹.....    | 248 |
| 人工智慧纪事.....  | 271 |
| 写作年表.....    | 296 |

## 玉米田之死

---

最近，台北老是下雨。我坐在窗台前，收拾床底下的杂物时，拣出一本两年前的旧笔记本。封面有老鼠咬啮的痕迹。随手翻翻，除了洒落几粒块状的老鼠屎外，还搞出一股冲鼻的霉湿。这股霉湿味使我中辍下翻阅的动作，把鼻头贴近雨水冲刷过的、清凉的玻璃。玻璃外面，是已连续数天的雨雾，以及远远近近交叠而模糊的公寓平顶。看得出轮廓的只有电视天线架成的十字架，一根根在灰色的水泥台上嶙峋交错，像是一处废弃的坟场……未等这不愉快的联想在脑袋里成形，我又尽速把眼光从窗外调转回来，但屋内空气里湃滢着的，仍是单身汉房间特有的嵬峨与凌乱……一霎时，我不禁回忆起当年那栋绿茵里的向阳洋房，以及房里有女主人的日子（啊！那是一种多单纯的秩序！）。于是，年前那由于抛弃婚姻、事业而引起的罪恶感，又像梦魇一样，对我兜头兜脸笼罩下来……

但当我试着展读手上这一本两年前的笔记，那一片丰美的玉米田便在心里展现，同时，那抉择时义无反顾的心情亦清晰地浮现出来。于是，目前生活的脉络，都在眼底隐没，那一年夏天发生的事（尤其是重要的事），便历历如昨了。

那一年夏天，华盛顿D.C.的天气好像比往年更为炎热，连着一两星期气温都在华氏一百度左右徘徊。那时候，我是某日报的驻华府特派员，《××日报》的第一版上，隔几日就会出现我的名字（“特派员”某某某专电）。照这个响当当的头衔来看，我的日子应该过的很精采才是（“特派员”？有位多事的朋友告诉我，他第一次听到立刻的联想是“〇〇七”“特派员”），但可惜并不如想像中精采。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对驻外记者的生涯已经相当厌倦了。原因多少在于国事蜩螗，使我们这些跑新闻的也因而丧失些该享的权利，甚至尝到些势利的眼色！（譬如说：就有那么些友邦新贵一登龙门之后，第一件事是拒绝你的采访，真足以构成对我的职业的莫大侮辱！）当然，我的难处尚在应付一些闲杂人等，那一阵子，不知为什么，好像所有阿猫阿狗之辈都借考察之名出国观光来了。观光之余，偏偏下定决心要挤上报屁股风光风光。所以，如何在跟着他们疲于奔命的空档中，制造出一些可大可小的握手言欢事件，也是当时我责无旁贷的职务。

这种送往迎来的日子过久了实在不是办法。开始一两年里，我曾经几次请调国内，后来终因美云的坚决反对而作罢。（在我妻子的眼睛里，单单住在美国这一项，便值回一切票价！）近几年我自己倒也懒了，毕竟蹲在这里是驾轻就熟的事。很自然的，我便以我天赋的语言能力与这些年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泡出来的历练令报社对我倚重起来。但以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我觉得自己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堕落下去。

却也就在那些年中间，我逐渐养成仔细阅读报上的习惯来：每天手上拿着刚出滚筒、尚带着余温的邮报，除了把大标题逐一浏览，找出几条用Telex打回台湾外，剩下的

时间还是很多，我便蹲在新闻大楼固定的一角，把报上的讣闻逐字拣进眼里。

至于为什么会养成这奇怪的习惯，原因大概比我说得出的更为复杂，一来可能因为前两年妻舅骤然去世，使我顿兴人世无常之感；二来大概多年来看惯了楼起楼塌，便悟出什么才带来真正的平等。每次读到那些生前翻云覆雨的人也逃不过这最终的命运，我的心底，便隐然透出一些奇怪的得意。

那一次，陈溪山的名字，就挤在讣闻栏的小角落里。简单几行，像分类广告的吉屋招租，写着他存殁的年月日（好年轻，才四十岁不到的人），任职的地方（房屋发展部），以及身后留存的一妻一女。寡妇叫做乔琪，当时我啜着杯子里的咖啡，不经心地念出来。

后来我为什么会对这一则华人的死讯又留心起来，以至于翻完另一叠体育版，再度把视线移回这个角落，可能的解释只是我当时实在太无聊了。那是炎热的夏天，过不完的夏天，社里跑当地新闻的小秦恰巧公干纽约，我连抬杠都找不到搭子，他临走曾玩笑地嘱托我帮他顺便照管一下：“爆几个漏网新闻嘛！也让我见识见识您的真功夫！”他斜叼着烟卷说，声音里却绝无让贤的意思。想到他少年得志的气焰，当时我掏出袋里的CROSS金笔，朝那方块大小的地方密密加框起来。

当天我就照着我袖珍电话簿上的号码打了几通电话。想以不惊扰当事人的方式，先了解些前因后果。我心里希望他横竖是个青年才俊，最好还回台湾开过“国建会”，这样，即使炒不出什么新闻，至少我可以用哀诔的方式随意发挥一篇，登在报上，也算反映官方对海外学人应有的矜怜之意。可惜，这姓陈的小子不上道的很，虽然年轻，却不见得是个才俊，搞

不好还有几分孤僻，因此与台湾任何求才的管道都扯不上干系。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个无意中打听来的线索却令我精神一振，原来在死讯发布之前这姓陈的人先失踪了一个月，尸体寻获后就以没有他杀的嫌疑而匆匆结案。这让我觉得蹊跷起来，凭着我残存的那点跑社会新闻的直觉，我有心往深层探讨下去，至少，我应该设法与他的妻子见上一面。

但是，这一类有关“侨情”的新闻实在是小秦的地盘，到时候戳出纰漏，只会怪我狗拿耗子，万一烘托出热门新闻，凭小秦黑吃黑的狠劲我又绝对抢不过他。这样想想，我便不起劲了，但我还是蓄意地耍了一记阴险，没对刚从纽约回来的小秦提起，也许只是天热的缘故，反正我就是懒得开口。那一个礼拜，华盛顿的气温继续在上升之中，四郊原先就茂密的树木，一瞬间全长成纠结在一起的热带林。

然后就是周末，气温仍然没有下降的意思。可怕的是一丝风都没有。星期天下午，我坐在冰箱嗡嗡响的厨房里，瞪着后院待剪的草坪发愣。美云出门前才指着我的头皮叫我去剪草，她说，邻家的草都修剪过了。剪过又怎么样呢？我当场想到一句英文成语：“Keep up with Joses”“永远要与琼斯家看齐”，可惜，她嫁的这个人，不能看齐的地方太多了。一来就念的是文，永远不能让她做一个“工程师”、“建筑师”、“律师”或者“会计师”的太太，所幸近几年我在报界还小有名气，对她在太太圈里的威望倒也不无小补。真蠢！原来男人沾沾自喜的标准是“勿忝其所婚”。真蠢！要是有人有头脑就不会娶到这么蠢的女人啦！蠢女人说邻家的草都修过了，那又怎么样呢？问题是我根本不认为草坪需要修剪。“参差不齐也是一种美感！”我一面挥舞手臂一面在喉咙里咆哮，美云却已经摇着屁股去

了。她去参加她的歌咏团，那是她最有兴趣的社交圈，成员都是华府一些名流夫人。美云大概算团里的高音台柱，她们在一些慈善的场合献唱，博得热心公益的美名。我却弯着老腰在太阳下剪草。我把厨房里的椅凳重重一推，突然有心约那个叫乔琪的女人出来见一面。

当我终于见到陈太太，是又过一个礼拜的事了。在那一星期当中，对这个电话设下的约会，我的确有着相当的好奇，因为好奇，竟也滋生出泛泛的期待，这在我平淡的日子里是极为特殊的！因此，我还是没对小秦提起。

约会的那一天到了，坐在“四季餐厅”靠甬道的座位里，我开始担心她会不会临时变卦。尽管她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但女人永远有在最后一分钟改变心意的本事。我变的焦躁起来，频频张望餐厅的入口处，入口处养着层层叠叠的阔叶植物，每当我郁闷难当的时候，就觉得陷身丛林，丛林的植物八爪鱼一样的挂下来，拨也拨不开的绿，重重地压过来，我觉得呼吸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在浓密的绿里空气稀薄，或许只是家里未剪的草地……美云寒着脸斩钉截铁地说草地终会长成丛林，如果我听任它们自由生长的话。可是，自由有什么不好呢？我也有追求自由的心愿，虽然我必须去剪草，如果不是坐在这里等那叫乔琪的女人……总算谢天谢地，她出现了，她沿着棕榈树间隔起来的甬道走到我的桌前，她是一个瘦高的三十岁女人，却养了一头粗黑浓密的发，关节也是壮大的，向外突出的嘴巴冷静地抿着，颧骨上有几块棕色的斑，眼睛却像一小撮火苗似的闪烁跳动，显示出她过人的精力。我记得没开口她就从手提袋里掏出印着某某贸易公司的名片，接着，她用她带着广东腔的英文，快速地冲着我：

“不要以为我不明了你们记者这一行的居心，但请同时也尊重我的权利，我是归化过的美国公民，相信种种有关的权利你亦知晓，所以不要跟我玩什么花样，你不准以我的名字见报，否则，我的律师会直接跟你联络！”

一边说话，她的眼镜片一边射出茶色的光，衬在她背后热带林的背景里教我想到了沙滩，以及沙滩上身材平板的女人……我有几分眩晕，也有几分倒胃口，绝不是给她唬住了，她这个下马威其实不过幼稚园的程度，我想，我当时只是难以隐忍的失望罢了……不错，对手有几分精明，却也那么平常，平常的像任何办公大楼里果决的女人，谈的不过是一件权益纠纷……那时我虽然失望，却并不具体知道自己的期待，我希望看到什么呢？拧着手帕、哭得柔肠百折的小女人？还是章回小说里鬓边一朵白花、俏生生的小寡妇？（或者，干脆刺激一点，何不素孝里裹着红罗裙，一副敢作敢当的模样……）我想，我必然是太无聊了，才会无聊到存着这一类值得批斗的荒唐想法……

当时，我还是殷勤地向她保证，我绝没有恶意，甚至也不打算在报纸上提起，我只是希望多了解一点，只是一番好意，希望能够帮忙，如果能够帮得上忙的话。

但当这叫乔琪的女人放松下来，开始改用中文，并且点上一枝烟对我谈她丈夫的死因时，我却顿时大吃一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死因居然真是扑朔迷离。我或许该有心理准备的，但我并没有，我所有的兴趣只缘由于一个闷热的夏季，以及对死了丈夫的年轻女人（“年轻”？的确是！任何比我小了十岁的女人都绝对称得上“年轻”！）一点不该有的好奇而已。可是我毕竟见过不少大风大浪的场面，心里暗暗嘱咐自

己稳住，脸上已换了一副凝重的表情。这时她更为放松，心情甚至显得相当愉快，可以说有问必答，她的答覆简单扼要，她那面对问题的勇气，使我不由得对她产生一种职业性的好感，到后来，我甚至欣赏起她的坦爽来了。我偶尔会想起刚认识美云的时候，她也是不慌不忙，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这种女人天生让人肃然起敬，但只有我这种苦哈哈才会把这样的女人当真娶进门做老婆，果然婚后不久，我就在美云昂扬的斗志里败下阵来，所以人家说婚姻原是战场与坟场的综合，战场里考验你的意志，耐力不够便葬身坟场，长眠不起……不！不是长眠！是壮烈成仁！当我瞪着眼前这容光焕发的未亡人，一种求仁得仁的意念忽然从我心头冉冉升起，我于是再度提醒自己不要联想到妻：她们俩必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也许是那爽朗的声音，像枪子一样的弹无虚发，那么，故事是怎样的呢？疲倦的男人碰上了精力充沛的女人？……去丫去丫去丫去丫去丫……那是机关枪扫射的效果，注定了鞠躬尽瘁，搞不好便尸骨无存！去丫去丫……我必须时时把自己从枪林弹雨的冥想里拖出，才能继续我们的谈话，以下，是我笔记上留存的一些谈话纪要：

## 妻子的话

“溪山大约两个月前失踪，从那一天夜里出去，就没有回来，我还是第二天早上才发觉有异……后来我报了警，差馆的人来是来过，但没什么下文，只说会把溪山的资料放进电脑，又说他们每年失踪的人成千上万，找回来的比例很小……后来一个多月后，警察告诉我在玉米田里找到了他，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天热的关系，但他们确定是他。”